

双城记

从“鸿门宴”开始

北京人艺请客，不论什么人，多高官位多大名声，一律不去饭店酒店，就在院里自己的食堂摆宴。说起人艺的食堂可不一般，除了饭菜美味，品质保证，最关键是一点差错不能出，剧院的口号是“戏比天大”，如果哪个“角儿”吃错了东西，上不了台就误了演出，就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做饭的大师傅们不但厨艺高超，还都有艺术水准，每一部新戏上演，大师傅从排练厅就跟着看，只要他们说戏好，那一定是上乘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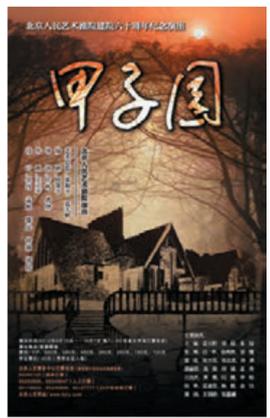
这次的“鸿门宴”，就摆在人艺食堂的二楼。房间不大，设置也不华丽，但接待过的客人规格可不低。这一天，院长张和平请来人艺几位第一代功勋演员，最年轻的也七十多岁。他们当中有蓝天野、郑榕、吕中，还有朱旭。朱旭已经很长时间没上台演话剧了，他知院长请饭，必是有事相求，但他还是来了。他说：“明知道是鸿门宴，我还是来了，我倒要看看，让我演的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酒过一巡，院长发话了，为了院庆六十周年，排演新编大戏《甲子园》，里面有几位老年角色，要请诸位老将出马。席间，朱旭了解到剧本已经完成，剧情讲述一个叫做《甲子园》的二百年的神秘古老大宅，现下是一个私人养老院，里面住了这么几位老人，他们年岁差不多，但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处境和经历都各有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里面有一个被称为“半仙”的老头儿，他精通《易经》，会看风水，内心丰富，戏虽不多但很重。他还说：“因为喜欢何冀平的本，之前没有合作过，这是第一次演她的戏。”这几句话的分量在我心里非常重，朱老爷子演过多少中外世界名作和

电影，塑造了一大批特殊人物，是有高超艺术造诣，独树一帜的大演员。

朱旭说，读了剧本就非常喜欢他要扮演的“姚半仙”这个人物，他神秘又真实，寡言却幽默，手执罗盘，张口就是易经，但说起做炸酱面又两眼放光。朱旭先生拜访风水先生，自己设计了服装和发型，专门蓄了胡子，一出场就找到了人物感觉。他的台词是一绝，每一句都有独特的味道，句句都有剧场效果。姚半仙心里存着一段不为人知、最痛苦的事情，他的儿子是个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就想着“啃老”要钱，从来不来看他。他对外说，自己是个无儿女的孤寡老人。最后这件事，被要钱不果的儿子当众揭穿，深深地伤害了要面子的姚半仙。这一段戏，朱旭在舞台上的爆发，让所有人流泪动容。

朱旭先生去了，他留下的舞台银幕人物，深深地刻印在我心里，将永久留在人间。



话剧甲子园。作者提供

随想录

由“当”这个字谈起

用西化的语句来说，当我第一次在翻译小说中接触当这个字时，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甚至还觉得理所当然。但自从看了文学大师余光中的一篇批评翻译的文章后，就觉得原来当这个字，是可以完全省略的。

余光中说：“五步一当，十步一当，当当之声，遂不绝于耳了。”因为在英文小说里，很多时候每段的开头是用个When字，而翻译的人一看到什么英文就直译为当，跟着就当什么什么的时候。所以读翻译小说，只要看看段落中的第一个字是否常常出现当这个字，就知道是不是一本差劲的翻译了。

别小看差劲的翻译，看多之后，不知不觉就会受影响，写文章时也充满当当之声。比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当这个字就是多余的，而这正是现时学生作文时，常常出现句子西化的原因。

当字认为没有必要的，还有苏东

坡。因为《战国策》里有个“颜闾说齐王”的故事，其中有几句话是颜闾说的，那是“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苏东坡在《书四适赠张翥》，便引颜闾说的话，再加上“早寝以当富”，认为这是四种良药，他也常常照做。但他却批评颜闾说，晚食就晚食，为何要当成吃肉？安步走就安步走，何必当成是乘车？那是多余得很的。

当字在字典上的解释多达二十多个，其中一个就是作为，亦即多说，颜闾说的安步当车就是走路当作是乘车，但苏东坡认为不妥当，苏东坡说的不当的当，自然是解作不恰当不适宜。因为自己没有的，就必须坦然接受，没有肉吃就没有肉吃，没有车乘就没有车乘，何以当作有呢？当作有，应该是一种虚荣的心态吧？就像吃素就素，何必弄些什么素鸡素鸭素鹅素鲍鱼等名称出来？这是对肉食的思念不能忘吧？也是不当得很呢！

古今谈

“授人以渔”显真情

非洲的蛋白质食物严重不足，而且有不少国家信奉伊斯兰教，在斋戒月，鱼类是唯一可以进食的蛋白质食物。非洲国家知道了中国是鱼类养殖业的大国，希望中国能够进行教授怎样养鱼的经验和科学技术。

非洲很多地方，淡水资源缺乏，很需要节水的养鱼技术，即是在水里面不要生长太多细菌，要有良好的自然循环。另外，鱼苗的培养，也是一个重要关键，要做到成本低，效益好。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持鱼塘里面的含氧量，如何防止鱼类死亡，最后还要有良好的饲料，让淡水鱼生长迅速，让农民富裕起来，增加收入。

水产培训。培训班的形式多样，除了日常的宣讲，还安排了非洲的农业官员和学员都到中国来，实地考察。考察活动受到了学员的欢迎。比如，在无锡举办的水产养殖培训班上，非洲学员对黄鳝养殖基地进行现场考察。在黄鳝养殖大棚内，培训老师详细介绍了黄鳝养殖基地的概况及目前的生产运行情况，对非洲渔业官员提出来的有关网箱设施建设、日常管理、产量效益、生态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中国对鳗鱼人工繁殖的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处在领先水平。而像有着“离水即死”魔咒的带鱼养殖，也在近期被浙江的舟山水产研究所突破了。中国已经为非洲建设了最重要的两个孵化鱼苗的研究池。中国人学会从鱼卵开始人工养鱼，也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

以“四大家鱼”为例，建国之初，中国四大家鱼的养殖技术也发展出来，但仍基本延续唐朝的传统——从长江河里捕捉幼鱼，再实行人工养殖。渔农到河里买鱼苗，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购回鱼苗的成活率还很低。到了今天，中国解决了鲢鱼、鳊鱼的人工养殖问题，而且又把这种技术转移到非洲，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其繁殖鱼苗的养鱼系统。“授人以渔”显真情，这说明了中国对非洲的帮助是非常细致的，是真心实意地帮助非洲建立淡水鱼的养殖业的。

此山此水

从吴君丽追忆香港上世纪

邓达智

一代名伶、电影红星吴君丽（丽姨）高龄离世，熟知丽姨的朋友都感觉可惜；虽则走红多年，退休后一直在朋友圈中活跃，人也乐观、随和、正面，很得同代人及年轻一辈喜欢。同样同龄一代经典白雪仙也不计俗套想法到灵堂拜祭，年轻好几代共事的演员或朋友，无不惋惜。

悼念童年银幕上熟悉的丽姨，上YouTube重温好几套当年叫好叫座经典，首推《青青河边草》、《漓江河畔血海仇》、《秋叶盟》、《情长义更长》、《血染蝴蝶山》……。其中又以“坚成”电影公司出品至吸引，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笔者童年几岁大时，随祖母进戏院一知半解看过的电影，随后在无线电视、亚洲电视粤语长片时段重温，细认。丽姨走红时期的影片制作虽然没有先她一辈；白燕、梅绮、黄曼莉、吴楚帆、张活游、张英年代的严谨，却又未至于1966、67年之后大量七日鲜粗制滥造，电影反映邪不能胜正，人性黑白分明，社会有公义等等特质。

一直饰演都是正派角色，甚至是被欺压的善良人物，最终凭坚毅不屈不挠、始终不失斯文的精神战胜逆境，最后苦尽甘来；正是香港经济起飞之前，当年不少战后南来新移民的生活反映。吴君丽亦然，上海出生长大、原籍广东中山小榄的上海人；战后随家人移居香港，相信亦曾经历新环境新生活的困难，角色演来身同感受，真实感丰富，造就了银幕上角色被认同的特质。

除了粤剧舞台上演绎的角色比较丰富外，电影上始终不离孤女、歌女、小妇人、弃妇、寡妇等等分类，饰演喜剧尤其搞笑人物绝无仅有，纵使生活艰难，却未放任自己，保卫传统矜持，是六十年代香港，甚至海外华人的特质，至七十、八十年代后，渐次淡出！



吴君丽当年经典作品，亲自演唱主题曲《青青河边草》。作者提供

发式生活

旅程的准备

余宜发

因为这次去美国是出席外甥女的女儿满月酒，我这个“舅公”当然要准备一些礼物给这个新生命及外甥女的结婚礼物。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接受不到我已经是一个“舅公”。

当以前成为“舅父”的时候，已经觉得自己辈分真的大了，虽然有点不习惯，但是挺开心地接受，但最近更加成为“舅公”，真的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个称呼，不过也很有趣，毕竟每个人也在成长，辈分也愈来愈大。

去美国之前，已经问了身边很多朋友及家人，应该买什么礼物送给他们，统一了这些意见，得出来的结果就是买“金饰”，因为这是最实际，也是我们中国人在一些喜庆的日子也会送的礼物。但对于买“金饰”这样事情，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只好去探求一下。

某一天，到九龙塘一个大型商场，就是去看看那些金饰店的产品，有没有适合的送给外甥女两夫妇及他们女儿。但一直也知道，“金”是昂贵的东西，所以也有心理准备及预算，但原来现在的金器款式层出不穷，真的不知怎样去选择。因为实在有太多款式，有关店员也很乐意给我意见，所以问了他们：“如果结婚买什么送给结婚的人？买什么送给新生命？”原来很有趣，始终我觉得金饰跟女性也有不错的配合，但我想想不到买什么送给外甥女的老公的时候，就很烦恼了，因为没理由买“金饰”送给男士，好像有点奇怪，当时的售货员跟我说：“现在有很多人也会买一条真皮的手带，再买一个纯金的装饰挂上去，这个现在也很流行。”但自己觉得总是有点奇怪，因为金饰就不应该配合其它物料，有点不像样，但最终我也买了，因为真的不知道买什么好。所以第一次去美国出席满月酒，原来也有很多事前

的功夫要准备。每一次到外国探望家人，我也会跟他们说：“有什么东西需要买？”每一次他们也不用了，在美国及加拿大很多东西也可以买到，不用在香港买来这么麻烦，但临近出发的时候，他们总会有一些要求，其实只是一些生活上的用品，所以随便就可以买到，而且我也很乐意为他们做一点事，买些小小的东西没有大不了的，最紧要他们喜欢，而且我自己是一个有点购物狂的人，只要想到要去购物的时候，心情也兴奋起来，我已经准备好了，带着两箱行李到美国见我的家人。

消逝的放学路上

记忆中的放学路上总是弥漫着梦幻般的色彩。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文具摊、樱花糕、棉花糖……总是能够吸引我的脚步。平日里，母亲让我买盐、卖废品的时候，我就攒几个钢镚留做零花钱。放学后出了校门蹦跳着来到卖棉花糖的摊前，女阿姨脚踩机器，发出“咕咕咕”的声音，四周围满了同学。高年级的同学出手阔绰，一买就是两串，请同学一起吃；我们低年级的“小毛头”眼睛齐刷刷盯着，边看边吧唧嘴，有的看一会儿走开了，有的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硬币上前买一串。前脚刚买了，我还没舍得吃，冷不丁冒出来的同学就抢先一步掠夺一块，紧接着一阵聒噪的追赶打闹。我紧紧攥住的棉花糖眼看着变小，还剩下不规则的一小块，我赌气般的吞下，吞下的还有童年的惆怅。

我最喜欢吃樱花糕和江米棍儿，五毛钱一块，热热的、糯糯的、香香的，每次我都买两块，边走边吃，小口咬着这玲珑的糕点，使我不自觉地想到日本的樱花，内心泛起几瓣飘零的樱花。多年后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书中的玛德莱娜小圆饼再次勾起我的回忆，我甚至觉得樱花糕就是玛德莱娜小圆饼。

卖江米棍儿的高个老爷爷是我们班主任的父亲，他驻守在学校门口，三轮车上有个制作江米棍的机器，“突突突”的一阵，就会出来很多江米棍，五分钱一根，同桌叶子每回都买十根八根，好像她很能吃的样子。时间久了，老爷爷都认得我们，我们把钢镚扔进搪瓷缸里，说买几根，然后自己拿。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我们大口咬着江米棍儿，和蔼地说道：“吃完了，赶快回家写作业，明天再来！”就这样，他迎来送往，他的摊前成了我们放学后的签到处，要是他哪天没有来，我们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现在回想，原来，打开记忆这个潘多拉魔盒，最能引人思恋且准确无误的仍是童年的味蕾，就像一根细细的金线，任凭岁月怎么埋藏，都不会改变。

放学路上也有危险，同学辰的月牙就是一桩事故弄毁的。那年秋天，刚下过一场雨，路面比较湿滑，放学时我们排着队走在街上，辰是领队，走在最前面，快要进大院大门的时候，后面的男同学或许是打闹的缘故，一下子拥了过来，把辰推倒在地，不偏不倚的磕在了井盖上，接着就是“哇”的一声大哭，大地也跟着战栗。整个队伍瞬间沸腾了，“惹哭了！惹哭了！”辰捂着嘴缓缓站起来，嘴角角氤氲着血丝，脸也有些变形，那个男同学傻了眼，像是被钉在地上，小声嘟囔着“我不是故意的”，只有他自己能听见。在大家的哄哄声中，辰哭着跑回了家，队伍随之散去，我不知道那个男同学是怎么走回家的，但他肯定没逃过家长的棍棒，第二天他父母到学校解决这件事，从他父母脸上的表情就能看出回到家后他经历了些什么。这件事很快过去，辰的那颗残缺不全的月牙，多次修补，还带过牙套，但是，再怎么修补也会留下印痕。工作后她成为一名医生，想必给患者看病时，尤其看到疤痕的时候，她一定会想起放学路上发生的惊魂一幕，令她终生痛心的飞来横祸。

放学路上，我最惧怕的是遇见“傻伍子”。似乎每个大院里都会出几个精神方面有问题的，傻大伍就是。他四十多岁，平头，布鞋，身着蓝布褂子，操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爱捡烟蒂，爱用吐沫吐人。他在家排行老五，所以人称“傻伍子”。见到人先是憨憨一笑，接着就会给你一个猝不及防，吐你一口吐沫，让你满脸愤怒，又无处说理，如果不赶快逃离，第二口吐沫会尾随而至。放学路上，我没少挨他不友好的袭击，往往是正和同学有说有笑的时候，他仿佛从天而降，上来就吐你一口吐沫，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举着小黄帽去挡，然后低着头拼命地跑跑跑，一口气跑到家，他要多讨厌有多讨厌。家人知道他经常“惹祸”，把他关在家里，可他家住一楼，窗户直冲进大院的过道，透过防盗窗的铁丝网他继续“袭击”路人，好几次不幸中招。他的吐沫喷射能力很强，即便小心绕着走有时也能被沾上吐沫星子。院里的孩子经常搞恶作剧扔石子砸他，或者一起喊他“傻子”，他依然回敬你以憨憨一笑。我曾想过很多办法在放学路上躲开他的视线，但是我发现，我永远做不到。因为大院的楼宇间的墙上、地上，包括单元楼里的墙上、楼梯上，都有他用粉笔画的圆形、方形，画的规规矩矩，比用圆规画得还要精准，叫人目瞪口呆。大人们常说：“你看你不好好写字，还不如人家傻伍子，这学白上了？”听到这里，我又顿觉傻伍子不那么讨厌了。

休学在家后，我听父亲断断续续讲过“傻伍子”的一些事情，他的父母是知识分子，受过高等教育，家庭条件挺好。他的父亲曾当过俄语翻译，后来“文革”时从他家的烟道里查出很多金银首饰，他的父亲被人举报是特务。他们一家从北京迁到济南，来的时候他就精神异常，有人猜测是受过什么刺激，也只是猜测。前年秋天，我从外面回来，从邻居那里听说“傻伍子”走了，因病去世，在老年公寓。我的心一抖，又一抖，再回首，竟发现大院里再也找不到他的粉笔字迹了，楼宇间的墙壁早已粉刷一新，新得有些晃眼，我使劲擦擦眼睛，觉得好像不是真的。我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消逝的不仅是放学路上的“傻伍子”，还有那些或深或浅的记忆也连根拔起，摇摇晃晃，就像一个人被抽掉脊椎骨，没了重心。

经过这个夏天的综合整治，小区这条街变得更宽敞更有秩序了，接送孩子的车流却依然熙熙攘攘，路两旁的停车位永远不够用，孩子们的放学之路比过去又窄了。是安全警示禁了他们的放学之路，还是家长的溺爱阻塞了他们的童年空间，我说不好，只是分外怀念过去放学后的时光，没有大人监督，没有汽笛声轰鸣，没有那么多的补习班或兴趣班，书包也是轻飘飘的，大步走在放学路上，时不时地用手高扬小黄帽，忍不住哼唱起歌来，连心灵好像也跟着要飞了起来……

演艺观察

艺术行政人员的类型

最近看了台湾夏学理教授的《文化行政》一书，其中一章是他将表演艺术行政专家John Pick认为表演艺术行政人员的角色有可能分为七大类，或以多于一类型出现。我尝试将他的看法引证在香港剧场的情况，倒也觉得有趣。

他说第一类型是表演艺术家兼任表演艺术行政人员。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有很多例子，大家都认识的莎士比亚在其剧团内扮演的角色并不单是剧作家，在艺术家的身份以外他还需打理剧团，所以也是一名表演艺术行政人员。这令我想起已故的香港剧场工作者何伟龙。何伟龙多年前创立团团，同时身兼艺术总监和行政总监二职，可想而知工作是何等繁重。不知他是否长期在劳心劳力的压力下积劳成疾，五十多岁便离世了。

第二类是表演艺术家与行政人员是合伙人的关系。细看中文解释，我觉得作者是指艺术总监与行政总监是夫妇或伴侣的关系。这种伙伴模式在香港的剧场甚为普遍，我可以随时列出十个例子。这类合伙人

多是由丈夫当艺术总监，妻子是行政总监。我看了很多本来是演员的妻子为了打理与丈夫建立的剧团，只好退居幕后做行政工作了。

第三类是表演艺术家是艺术家的差役。我亲眼目睹一些艺术行政人员要为其服务的艺术家做牛做马、当跑腿和女佣。当我看到行政人员要为艺术家洗碗碟、丢垃圾、管接送，我就知道我并不是这类艺术行政人员的材料。

第四种是表演艺术家是艺术家的宰制者，文中所写的是“艺术家的前途被经理人操控”。这种说法似乎较适用于艺人与其经理人的关系。若应用在香港的表演艺术团体之上，也许可以视为“艺术主导”或“行政主导”之争。有时候，艺术总监与行政总监会因为希望成为主导而产生矛盾，引起不太愉快的场面出现。

第五种是表演艺术行政人员是政府的差役。作者这样写着：“那些在心目中抱持着‘检查制度’至上，而全然无视艺术家与观众存在的行政人员，就是

此处所谓的政府差役。”这种情况在香港当然会发生，也是表演艺术家与代表政府的艺术行政人员很容易产生冲突的原因之一。大家各司其职，各为其主或坚持自己的原则，双头马车的立场不一致，自然会容易产生矛盾。

第六种是表演艺术行政人员是观众的差役。作者举例说在演出时，在前台的行政人员的主要工作就要服务观众和满足观众的需求。很多时候，我看到艺团经理要为观众提供服务，非常“贴地”。由于他们当时是代表着自己服务的艺团，自然要尽力满足观众在看戏以外的要求。

第七类是表演艺术行政人员只把自己看作是场地管理人而已。一名出色的表演艺术行政人员又岂会只是管理场地那样简单？作者是在批评这类得过且过的表演艺术行政人员而已。

同样，表演艺术行政人员又怎会只有这七类型？不过，这数种分类例令我对我对表演艺术行政人员所扮演的角色有更深一层的认识。